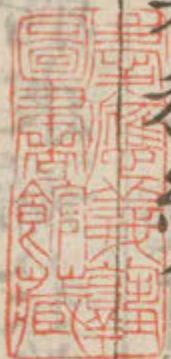


春  
姑  
友  
氏  
傳  
七



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



杜氏

盡十八年

高木家藏



經十一有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正月公在晉不書譯

見晉侯使郤欒來聘己丑及郤欒盟郤欒郤克從父

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

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

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



凡親文作不姓  
本亦作聘字按  
作姓與說文合

晉弔至是乃得歸郤欒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

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肸之穆姜曰吾

不以妾為奴昆弟之妻相謂為奴穆姜宜生

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

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為魯大夫

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三世孫郤欒來

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

曰鳥獸猶不失儷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

死亡言不與郤欒婦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

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

于河沈之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仇儷而出

之仇敵也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

以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婦也傳夏季

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郤欒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

故但書來盟舉重畧輕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惠王襄王之族

且與伯與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

偏詩小雅日邪  
偏在下註幅偏  
也那纏于足所  
也來脛在股下  
也猶云未流



陽樊陽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

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為明年周公出奔傳鄆周邑秋宣伯

聘于齊以脩前好鞏以前晉郤至與周爭鄆

田鄆溫別邑今河內懷縣西南有鄆人亭王命劉康公單襄公

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言溫郤氏舊邑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各撫有

之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

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蘇氏即狄又不能控

狄而奔衛事在僂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在

三十五年孤氏陽氏先處之孤漆陽處父而後及

子客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

使郤至勿敢爭傳言郤至貪所以立宋華元善於令尹

子重又善於癩武子間楚人既許晉糴茂成

而使歸復命矣年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

晉楚之成為明年盟宋秦晉為成將會于令

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旨涉河次于王城使



史顛盟晉侯于河東史顛秦大夫晉卻欒盟秦伯

于河西王城盟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

以質信也齊二心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

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

侯于瑣澤瑣澤地關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關

十月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

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

也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宋華

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

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

交贄往來道路無雍贄幣謀其不協而討不

庭討背叛不來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誅俾

狀文均作地云依子且作

閩本監本

親文欽本利本雍土作雍崇周禮秋官有雍氏忠棟云雍氏子且作雍氏子且作雍氏子且作



墜其師無克厥國得使也鄭伯如晉聽成猶聽

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

成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

敗狄于交剛魯卻至如楚聘且滋盟楚子享

之子及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鐘也卻至將登登堂

金奏作於下擊鐘而驚而走子及曰日云

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

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

也賜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

敢言此兩君子相見之禮子及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

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

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文讓得賓主辭者多

日賓主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

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王事間缺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

不飲嗜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

西夏八公彦儀禮  
燕禮疏引享字作  
食共作享字作  
行卷可正義我同  
作如食二禮疏列  
作享字而申

不飲嗜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



名經行字記  
禮字止計十二  
字去而字後  
增入也

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

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及言

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

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

貌于扞也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已及其亂也諸侯會冒

侵殺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

之地以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畧取

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已故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駢亂義詩

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

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為今

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

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

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

代為十六年鄂陵戰張本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

至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腹

錫悅及漢書音  
義一連及



秋文盧作屋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也將伐秦

當召兵而乞師謙辭三月公如京師代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古及夏五

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五同盟秋

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

將事致君命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

殺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

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

何為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三月公如京師

宣伯欲賜欲王賜已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

不加厚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儀者

獻子相公以禮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

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成

子受服于社不敬服宜社之肉也盛以服器故曰服宜出共祭社之名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服社稷之肉盛以服器以祭社之名







本岳本場作  
場与石經合

名李善注陸  
弔魏武帝文引  
傳于作乎

先字作我字  
文云本或以我字  
在灰字上非也

宋本挽作挽  
六經正誤云挽  
作挽誤連本以  
才非从木勿也  
按毛說是也說  
文挽擾也與木  
旁一挽義別  
从手之字上声  
从木之字去声  
秋去云乃卯反  
反即唐韻如巧

纂圖本監  
本毛本前作  
前俗字

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

及秦圍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

言大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

侯遙致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此意

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首有成功於秦無祿文

公即世穆為不弔不見弔傷蔑死我君寡我寡公

寡弱也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

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散離我兄弟撓亂

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

舊勳納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

在僖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穆公弗聽解於秦

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

事見文十四年文元年楚裁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也逞快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

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



七葉抄叔文序  
作序

石經公字下  
後人勿增字  
我字下已增同  
字非唐刻也

石經亦作夷  
本岳本真蔡國  
足利本作我邊  
垂是也按說文  
垂遠邊也墜危  
也其義各別  
秋文微作微是  
也

叔文云讀音  
作黨人陸祭云  
杜注云宜言寡  
人稱君誤也今  
按上文我是以  
合孤下役我是  
以有河曲之戰  
是以前輔式  
此準上列疑字  
君當為字

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螫賊食木稼

公子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俊入

我河曲也俊改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在河東聞喜縣

西南至蒲坂縣入河躬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

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

絕故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君亦不惠稱盟肯不

稱晉望而共盟利吾有狄難謂晉滅入我河縣焚我

箕郤芟夷我農功夷傷虔劉我邊垂虔劉皆殺也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衆也君亦悔禍之

延延長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

來命我景公伯車秦相公子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

脩舊德以追念前敷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

寡若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寡人

稱君君又不祥祥善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

州也及與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麇谷如赤狄之女也

國公孫也



百狄伐而獲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

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

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

雖應答秦而心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

來告我曰秦背公孤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

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曰

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

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

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寡

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

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

以退承君之意豈敢微亂微要君若不施

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

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也俾使秦桓公既與

晉厲公為公孤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

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止秦罪

此秋又暱作暱暱

宋本字暱本  
岳本闕本監本  
毛本能下有以  
字与石經合



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荀庚代士欒將上軍

代荀卻錡佐之代士韓厥將下軍代卻荀瑩

佐之代精趙旃將新軍代韓卻至佐之代精

卻毅御戎欒鍼為右卻毅卻至弟孟獻子曰

晉帥乘和師必有六功帥軍帥五月丁亥晉

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績不

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曹宣

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

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逐晉侯于新楚逐也既戰晉

還過迎之麻隧侯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

能殺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十年班

羽皆穆及軍于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

宮子駟穆遂從而盡焚之焚燒殺子如子駘

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駘班弟孫曹人使

諱

叔文述本又  
作訐石經及諸  
本皆作訐

兄叔文班作般云  
本亦作班



或作款亦音欣  
公羊傳作喜時  
宣音折案漢  
曹制時師古注  
曹欣時也

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皆曹

宣公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宣公諸侯

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

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國人皆將從

之不義負成公成公乃懼負芻告罪且請焉請留

乃反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為十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秋叔孫僑

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鄭公

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

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秦伯卒無

二年大夫盟於蜀而不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林父以七年奔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

使卻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

不可定姜定是先君宗鄉之嗣也同姓大國



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

君其忍之違大國必見伐故亡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

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世衛侯饗苦成叔成叔

甯惠子相相佐禮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

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

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詩小雅言君

皆思柔德雖設兕觥觶然不用以兕彼交匪

傲萬福來求彼之交於事而不倦今夫子傲

取禍之道也為十七年秋宣伯如齊逆女稱

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戊

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郛郭許人平以

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

於鄭求和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

尊夫人也舍族謂一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

而顯辭微而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

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盡而不

漢書五行志  
多作享此作  
為僅見  
款文云傲本又  
同漢書五行志  
引作教師古曰  
教讀曰傲則此  
字古本當作教  
九石經家字上  
字增叔字與初  
學子記所列合  
非唐刻未敢注  
也九款文亦作  
按說文讀字注  
云兕牛角可以  
飲者也從角黃  
聲其狀觶也  
注云俗讀從光  
據此則當以觶  
為正也說文引  
詩觶作解



汗謂直言其事盡其 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

所以為懲勤 非聖人誰能脩之此五者者 衛侯有

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衍以為大

子成子孔達之孫敬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

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

歡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

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 烏呼天禍衛

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王社稷鱗衍之 大夫

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捨其重器

於衛寶置也 戚孫氏邑 而甚善晉大夫

備亂起欲以為援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 三月乙

巳仲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

日紹其後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

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

于京師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 公至自會無傳

歎

實



夏六月宋公固卒盟四同楚子伐鄭秋八月庚

辰葬宋共公葬三月而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

自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宋殺其大夫

山不書氏明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冬十

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

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

許遷于葉許長一鄭南依楚故以自遷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

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

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

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一人示衆不然則否

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

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次守節

謂賢者下失節愚者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宋亂



起。楚將北師，侵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

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

盟在十二年，子囊申叔時老矣，在申本邑聞

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

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免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

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新石，楚邑。藥武子

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也。使重其罪，民將

叛之。背盟也。無民孰戰？明年晉敗於鄆陵。傳：秋八月

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

澤為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公

孫師為司城。莊公孫。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

少司寇。鱗，曠孫。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

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華元

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

而不能正。不能討。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

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司城莊族。

○毛本公誤言

五傳子三



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入，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

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及必討，是無桓。」

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及雖。」

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且多，大功國人與之。

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于。

反以，免。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戍桓公曾孫言宋圍，必不討。

桓氏雖亡，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

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帥國人攻蕩。

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一攻之。書曰：「宋殺其大夫山。」

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遷害公，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為

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

及將出奔。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

不可，乃反。五子不止。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

不得復入。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

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

五子亦則決睢，水涯也。閉門登陴矣。左師



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四大夫不書華元使

向戎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番為司寇以靖

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

藥弗忌藥弗忌昔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

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

之不亡何待也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為十七年晉殺三郤傳初

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

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之傳見雖婦人言不可廢十一月

會兵于鍾離始通兵也始與中國接許靈公畏禍

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鄭公子喜帥師

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晉

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厲甲午晦晉侯及

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

績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楚殺其大夫公子



側側子反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

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不見

公不及鄆陵戰故不至自會韓者恥輕於執此公會尹子

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曹伯歸自

京師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

無義例。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

莒丘晉地舍之莒丘明不冬十月乙亥叔孫

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十有二月乙丑季孫

行父及晉卻欒盟于扈晉許魯公至自會無

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太夫皆言刺

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

之田求成于鄭汝水之南鄭叛晉子駟從楚

子盟于武城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

罕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勝有喪而伐宋故

傳言實他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樂懼戴公

白經宋本岳本  
均作均叔文同

秋文刺作刺云依  
字作刺案刺俗  
刺字

漢書五行志  
引作奇如



六世孫將退舍於夫梁不徹宋師不徹備鄭人覆

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洧陵夫

皆宋地。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鳴鴈在陳留雍

西北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

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

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

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

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郤錡將上軍代士

荀偃佐之代郤錡偃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

軍荀瑩居守荀瑩下軍佐於是郤欒代趙郤

欒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欒來乞師孟獻

子曰有勝矣甲讓自體故戊寅晉師起鄭人

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

歸使也為先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

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楚地子反入見申

叔時叔時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



信戰之器也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

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

而德正財足則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時

順而物成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求

無不具上下對各知其極無二故詩曰立我烝

民莫匪爾極王立其衆民無一不得中正是以

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敦

也大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

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不施而

外絕其好義不瀆濟盟不詳而食話言信不

奸時以動禮不順時而疲民以逞刑

正邪而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

致死也底至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

不整速則失志不思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

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

惠棟云雀傑  
注云古時字  
皆以瀆為瀆  
干云本或作干  
以秋文疲作能云  
本亦作疲下注同  
宋本岳本底  
作底与石經合注  
改正義同  
無復字



石經若字下句  
增退字多矣下  
字皆非唐刻  
惠棟云當是  
魏公武據蜀石  
經立之案惠說  
未確

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

也紓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

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

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

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箕之役先軫不反

命死於狄也在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

復故道在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

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

君之亟戰也有故也亟數秦狄齊楚皆疆不盡

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齊秦敵楚而已唯

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驕亢則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

壓晉軍而陳雁其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士

子寢曰塞井夷竄陳於軍中而䟽行首䟽行首

前決開營壘晉楚唯天所授何恐焉文子執戈

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藥書曰

夕秋文云句本又  
作馬史記晉世  
注作范匄

或猶  
或猶

患



說文列傳作  
輶車

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

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

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不

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陳不違晦陰之盡

故其家在陳而囂囂喧合而加囂陳合宜靜

各顧其後莫有鬪心人所恤其舊不必良以犯

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

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曰召軍吏也皆

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

君也虔敬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

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皆乘矣左

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師戰乎曰未

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苗賁皇在晉侯之

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鬪叔子皆曰國士在



且厚不可當也

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

合戰與苗

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

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

萃於王卒

萃集也

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

封遇復

震下坤上復無變

曰南國蹙射其元王

中厥目

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

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

國蹙

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從其言而有淖於前泥

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

違辟步毅御晉厲公

藥鉞為右

步毅即郤穀

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

石首御鄭成公唐荀為右藥范以其族夾公

行

族強故

陷於淖藥書將載晉侯鉞曰書

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

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

且侵官冒也

載公為

失官慢也

去將而御

離

局姦也

遠其部曲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

撤引

公以出於淖

擷舉癸巳潘厓之黨與養由基

漢書班固東都賦作游基

鮮虞則傳



後本件

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厓之子蹲聚也

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

王奇怒曰大辱國賤其不詰朝爾射死藝言

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魏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

入於泥呂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異姓

月也異姓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

必死矣錡自入泥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名養

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弓以

一矢復命言一發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

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楚子使工尹襄問

之以弓也問遺曰方事之殷也殷盛有韎韐之

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識見不毅

而趨無乃傷乎恐其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

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

甲胄近也不敢拜命介者敢告不寧君命之

辱以君辱賜命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

石經韎作韎  
思棟云鄭氏雜  
問志云韎韐韐  
不注不讀如跗  
幅也棟素不與跗  
古字通見詩箋  
以跗注焉不注者  
鄭氏受春秋異  
讀也案韐字韐  
潘安仁楊荆州錄  
列有韐韐而跗  
注者何焯依傳  
文改正且是也

左傳子三

二十六

訓作通



日得照衣三作二  
非也

以有軍事不得發故肅  
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撞  
二肅使者而退晉韓

厥從鄭伯也從逐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

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

君乃止二年戰韓郤至從鄭伯其右弗翰

朝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

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

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閏二年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

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

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

已當楚師薄於迫險叔山拊謂養由基曰

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乃射再發

盡殪叔山拊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內楚公子茂為郤至見藥鉞見

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

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胡  
按周語韋昭注  
作右弗翰  
摩云古字通



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臣對曰

好以暇暇間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

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請攝飲焉

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盞承飲造子

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也御侍是

以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

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

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且而戰見星

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

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鷄鳴而食唯命是

聽復欲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闕

也秣馬利兵秣馬也脩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

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

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

穀陽子反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

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范文子立於戎

石史記晉世家呂氏春秋權勳篇淮南子人間訓作陽穀與今本異



校勘記無弱  
字款文云本或  
作君幼弱非

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也佞才何以及此

君其戒之戒勿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有德之

謂周書康誥言勝無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

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反

城濮時王子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

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

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

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

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

言以一義命已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

高固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隕壞隕魯邑齊

魯明公自以僑宣伯通於穆姜穆姜成欲去季

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

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曰請反而聽命姜怒

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指之曰女不可



下季善注陸士  
衡直家士賦序行  
傲作聲言說文聲  
下刊傳傲官文  
異

是皆君也言欲廢公公待於壞隕申宮傲備

申勅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使孟獻子

守子公官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

使告祁欒曰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楚觀晉

勝祁欒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

主齊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訴謂晉

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

世在十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

將從子臧所而討我寡君前年晉侯以亡

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是大泯曹也泯

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若存

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

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君唯不遺德刑遺

也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敵邑敢私布之為曹伯

告傳下以名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

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公公又申守而行諸



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

督揚鄭東地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

孫僑如弟也僑如於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

是遂作亂豹因奔齊聲伯戒叔孫以必須聲伯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

食使者使者豹而後食言其諸侯遷于制田

熒陽宛陵縣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盩以諸侯之

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及

侵陳蔡不諸侯遷于顛上戊午鄭子罕宵軍

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曹人復請

于晉晉侯謂子臧及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

臧及曹伯歸子臧自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

不出不出宣伯使告郤欒曰魯之有季孟猶

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

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寧事齊楚有已而已

蔑從晉矣蔑無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

殺之行父季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而事晉

不款文云一本作聲伯而後食

足利本作顛上



朱博傳注引作  
群矣  
息棟云京相  
璠曰公羊作運  
字今東郡屬立  
縣東八十里有故  
運城即此城也

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

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鄆魯

欒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

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

之矣聞其洋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

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

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

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

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卻欒曰

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敢

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

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

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妾不

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厲而棄忠

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卻

石經求字後人  
求字下後人  
增焉字



石經數字上  
後人勿增而字

叔文刺作刺  
云依字作刺素  
刻俗刺字

石經奔字上  
有遂字乃後人  
所增惠棟云今  
本皆脫遂字非  
確論也

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其君

辭色不食皆善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

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

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十二月季孫及

卻擊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與俱為姜所

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

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

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

其終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使立於高

國之間位比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

於卿傳亦終言晉侯使卻至獻楚捷寸周與

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單子語諸大夫曰

溫季其亡乎溫季位於七人之下位新軍而

求掩其上掩已之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

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為夏書曰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逸書也不特慎其細也今而明之

其可乎言卻至顯稱已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曾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邾人伐鄭晉未一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其主而猶先尹單子

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

秋公至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

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晉侯使荀瑩來乞

師無傳將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十有一月公至自伐

鄭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服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

服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貍且

卒無傳五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欒卻至楚人

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

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

于高氏不書一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太子髡

頑侯孺為質於楚侯孺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

啓誓而郊今九月郊祀是非祀



戊 戡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

重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晉范文子及自

鄆陵前年鄆陵戰還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

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

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六月戊辰士燮卒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乙酉

同盟于柯陵尋滅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

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

子與婦人蒙衣垂輦而入于闕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

人服與婦人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

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卧於家夫人

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人怒國

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

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孟子訴之曰高鮑

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秋七

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

太子善注于實  
晉紀論列非  
無禮而克敵  
不宗本淳熙本  
岳本惟作唯與  
石經合

叔文編作通

三十五



以盧叛弱無咎子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

之弟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

上宰匡句須吉卜五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

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

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

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

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巢

敵其根言鮑牽居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十月

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洧上十一月

諸侯還不書一圍畏楚初聲伯夢涉洧洧水

郡林慮縣東北至魏或與己瓊瑰食之瓊玉

也食珠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從

而歌之曰濟洧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

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懼不敢占也還自

鄭壬申至于狸服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

占也全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

瓊

此夢乃火散人不在已故云無傷



莫而卒又繁猶多也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

慶克佐之帥帥圍廬討高國佐從諸侯圍鄭

以難請而歸請於遂如廬帥殺慶克以穀叛

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

月廬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

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晉厲

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又自鄆陵欲盡去群大

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胥童以胥克之廢也

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八而嬖於厲公郤錡

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犢與長魚矯

爭田執而梏之梏械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

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鄆陵戰藥書欲固

勝也取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

召寡君鄆陵戰晉囚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

師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彘佐下軍



辭  
辭軍乞師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  
故言不見

也楚王公告藥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

不恤而受敝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君盍嘗使

諸周而察之也嘗試郤至聘于周藥書使孫周

見之公使覘之信也覘伺遂怨郤至厲公田與

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

後卿佐郤至奉豕於進之寺人孟張奪之寺人郤

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

張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

去大族不偪不偪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公

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

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

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

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君實有臣而殺之

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

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待命而已受君之



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罪孰大焉言傳

郤至無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

氏八百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

沸魋亦抽戈結社社黨而偽訟者為與清沸魋訟三

卻將謀於榭榭講堂矯以戈殺駒伯告成叔於

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温季曰逃威也遂趨

郤至本意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

曰威當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

尸於朝胥童以甲劫藥書中行偃於朝矯曰未

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

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臣聞亂在外

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德綏御軌以刑刑治

近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

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去

也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曰寡人有討於郤

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

惠棟云韓子疏  
萬公語曰吾一朝  
而夷三卿鄭注周  
禮凌人云夷之言  
尸也是夷與尸  
古字通又古夷  
字作左与尸相  
近故或從左也  
又云軌本又作  
允書豎庚正受  
引作允漢書元  
帝紀注允与軌同  
也按允音正字也  
軌假借字也



盧文弨校本  
大戴禮保傳  
作匠驪則史記  
讀平、音案同語  
章注到作鄭

劫而執之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

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

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氏大夫家藥書

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往召韓

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

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侍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

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古人有言曰殺老

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

用厥也尸主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鄆陵舒庸

東夷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遂

恃兵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閔

月乙卯晦藥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民不

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

夫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一無罪

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在傳

凡纂索國本闕本  
此本毛本索誤  
察領武云石  
經案誤案非  
也案案師乃楚  
公子石石經案  
字下句有師字  
乃後人妄增



宋蒲當作  
滿石經及諸本  
作蒲

前年經在庚申晉弒其君州蒲君魚道齊殺

其大夫國佐國武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縣公

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祀伯來朝八月

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為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晉侯

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

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地關丁未

葬我君成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

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

車一乘言不父君禮葬使荀瑩士魴逆周子

于京師而立之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

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

乎言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

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







因救災患臣亦禁淫厲薄賦斂宥罪戾宥寬

節器用也節省時用民使民欲無犯時不縱使

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鑄子魴士會子頡魏顛子武趙

朝子此四人其父相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藥廡韓無忌為

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

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

子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循士蔦之法辛將右行

因以為氏士蔦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藥糾也校

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荀賓為右司士

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

多不一順命故鄉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鄉有

戎御於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

絳為司馬魏犇子也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

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也使訓卒乘親

以聽命相親以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

訓羣駒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之駒周禮諸侯

以親文云弟本作梯

以親文云弁本又作下同



有六開馬乘車尚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容故訓羣騶使知禮木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舉不失職

官不易方無官守其業爵不踰德量德師不陵

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

下有禮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

相陵偪行未必皆在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

侵宋及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

邲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同伐彭城

朝邲城郛幽丘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

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以三百乘戍之而

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凡去其國國

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復其位曰復歸亦

逆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以

惡曰復入謂下身為戎首捕兵入代害國殄民

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

西鉏吾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

老叔文云本或作以惡不曰復入



少叔文獻作賦  
按古書獻字淺  
人多改爲高獻不知  
其義我不同也如此  
條正忠句作獻必  
石經凡憾字皆作  
憾後人如平北處  
正作憾疑傳寫  
之譌

之也。不敢貳矣。惡謂大國無厭鄙。我猶憾已。

事之則以我為鄙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

政。而用之。使佐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

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長也。謂楚今取彭

也。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

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備吳晉之道

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言宋常事。晉何為。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

拜朝也。并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甲讓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

之。語其德也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為平

徹樂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所言

以不克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蔡

廉園書。不時也。非士己丑。公薨于路寢。言

也。在路寢得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使下偏師與鄭人侵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

名淳熙本問誤



宋本厚熙本  
纂同本閣本監  
本七本種作鐘  
與台經合

為政於是廢代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其急也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

救宋台谷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

靡角宋地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季文子問師數於

臧武仲武仲宜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

軍之佐也荀整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如伐

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

禮也從之從武仲言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

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

先歸會葬于未死我君成公書順也

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文政十一年己丑四月廿三日以校勘記對讀了

鹽田屯 友 時

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

凡万五千百七十五字 本八千九百九十七字 解六千一百七十八字







崩無傳辛酉九月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

來聘剽子叔晉侯使荀瑩來聘冬昔十月月初

至皆未聞喪故各得一行

**傳**元年春巳攻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巳

巳亥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

子治春秋追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

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謂之宋志

稱宋亦以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

城者歸實諸瓠丘彭城降不書賤畧之瓠丘

壺立五大夫魚石向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

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光齊靈夏五

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荀

不責非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

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齊魯

把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

子自郟先歸不與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

當依本字讀

句於是晉以諸侯之師圍彭城為宋討魚石故稱宋彭城

句云齊人不會圍彭城之師晉人以為罪而討於齊

子去夫



鄭氏周禮大行  
人注曰作大國朝  
焉小國聘焉  
疏同王制正義或曰  
鄭氏周禮注同  
孔自到左傳作  
國朝之儀禮聘  
禮賈亦凡兩見  
俱作小國朝焉

援為援為款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

鄭子然侵宋取犬丘燕國鄭縣東北有犬丘城透迥疑

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冬衛子叔晉知武子公孫剽

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國

聘焉大字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

也關猶過也禮以下安國家利民入為一天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鄭師伐

宋書伐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

鄭伯論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晉師宋

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秋七月仲絲蔑

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

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遂城虎牢鄭以偏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齊侯伐萊



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

夙沙衛齊寺人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

公之為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盜應其行夏齊姜薨初

穆姜使擇義櫛櫛梓屬以自為櫬與頌琴櫬棺也頌

琴琴名也言雅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

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

大焉穆姜成公母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

順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季孫於是

為不括矣言德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之

妣詩曰為酒為醴烝烝昇祖妣以洽百禮降福

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界與也偕偕也言敬事

是不敬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

婦人越疆送葬非禮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

以偪之為六年滅萊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

肩於晉欲辟楚役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

於其目謂鄢陵戰晉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

句云奇重公使諸姜同姓大夫之婦未曾送葬

句云奇重公使諸姜同姓大夫之婦未曾送葬

注國絕句一語







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益

之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

子重子辛偏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

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

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

外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會六月公會單子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

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

盟以安中王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

而自來故言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

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也據傳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

秋公至自會無傳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克鳩

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無湖縣東今阜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

句去楚始代吳

諸侯在而大吏自為盟於是始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

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

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

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

如所亡當時君子楚人以此咎子重子重病之遂

遇心疾而卒憂患故成心疾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

夏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至地知

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

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敵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

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

事盟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

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

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

多難也虞度也成備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

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



郟外與土自盟祁奚請老老致晉侯問嗣焉

鼠續其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又

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於是羊舌職死矣晉

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

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君子謂

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

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尚書曰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商書共範也蕩其祁奚之謂

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祁午得位伯華得官

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能舉善也夫唯

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

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六月公會單頃公

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晉侯使荀

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楚子辛為

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

也欽文夫三日扶絕  
向一讀以夫為下句  
首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

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晉侯之弟揚干亂

行於曲梁行陳魏絳戮其僕僕御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

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

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

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將伏劍士魴張

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

斯此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軍事有死無

犯為敬守官行法雖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

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

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能致訓至於

用鉞用鉞斬揚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

言不敢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公跣而

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

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木命寡人之過也予

莫固本也  
不作必非也



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敢以為請請使晉侯

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殺與之禮食使

佐新軍羣臣茲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張老為中軍司馬

代魏絳士富為候奄代張老士富楚司馬公子

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

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

月無已酉月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妣

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妣杞姓葬陳成公無傳八月辛亥葬

我小君定妣無傳定謚也赴同祀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

月而葬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

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頓陽縣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

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

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一服楚受陳為非時三月陳成

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一喪陳人不

綱直交



凡夏一日至夏二百肆夏  
二百韶夏四日納夏五日  
章夏六日齊夏七日  
族夏八日陔夏九日終  
夏肆夏樂過源杜  
金奏肆夏  
遂分為三夏之別名  
呂叔王之肆夏時遠  
也樂過執競也源  
思文也

聽命不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

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

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穆叔如

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

日韶夏一名過四日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工歌文王之三

又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歌鹿鳴之三

三拜小雅之首鹿鳴韓獻子使行人子貞問

之行人通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

籍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吾子舍其大而重

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

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文王兩君相見

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力

相會同以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晉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臣

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



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皇皇者華君教使

臣曰必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君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

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

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

問善咨親為詢問親戚咨禮為度問禮咨事

為諏問政咨難為謀問慮臣獲五善敢不重

拜五善為諮秋定妣奠不殯于廟無櫬不虞

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妣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故殯不遇廟又不反哭匠慶謂

季文子匠慶魯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

成謂如季孫所議則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

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初季孫為己樹六

檀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檀欲自為櫬匠慶

請木為定季孫曰略不以道匠慶用蒲圃

之檀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君子曰志

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冬公

如晉聽政受貢賦多晉侯享公公請屬鄆小



國也。發得使一屬一魯。如須句。顯史之比。使助一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鄆今琅

邪鄆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

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發鄆無賦

於司馬晉司馬又掌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

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闕不寡君是以願借助

焉借鄆以晉侯許之為明年叔孫豹鄆楚人

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間同無終

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我國名因魏莊

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晉

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

新服陳新采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

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

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

有窮君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對曰昔有

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



句云代夏之後本不  
備治民之奉而  
漢放于原野禽  
獸曰積之夏

用寒浞為臣寒  
國名漢人名伯明  
寒國君名好說  
之子也

戶崇惠棟云浞  
作澆者教澆聲  
相近師讀各異  
也陳樹華云古  
也顧氏不門左傳  
而門楚辭失論  
語疏亦云浞即皋

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  
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漢  
代相號曰有窮持其射也射羿善不脩民事而  
鉏羿本國名

淫于原獸淫放弃武羅伯石經本武羅伯困熊羆石經本武羅伯尤圍四作伯明皆羿

之賢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

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

夷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内内宮而

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之

田樹之詐厲以取其國家也樹立外内咸服信

羿猶不悛悛改將歸自田羿獵家衆殺而

烹之以食其子食羿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

門殺之於靡奔有高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

浞因羿室就其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

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

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處

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

靡自有葛氏牧二國之燼燼遺以滅浞而立



少康少康夏后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

戈后杼少有窮由是遂亡失不故也室因羿

之號有窮昔周辛甲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

闕辛甲周武王太史闕過也於虞人之箴虞

掌田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畫分也經啓

九道啓開九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

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忘其國恤而思其塵牲言但武不可重

用不恢于夏家并以好武雖有夏獸臣

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虞箴如是可

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公

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

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土可賈焉一也

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狎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

戎師徙不動甲兵不頓四也頓壞鑒于后羿

叔文處作家  
云本或作處



而用德度以後昇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

公說使魏絳盟諸戎循民事田以時侯能用

善謀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

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鄆屬魯故救之狐駘國

人逆喪者皆鬻魯於是乎始鬻鬻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

故不能備凶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

狐駘臧紇特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

使我敗於邾襄公勿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穀來聘

產子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仲

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於

公子壬夫書名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先吳

人鄆人于戚穆叔使鄆人聽命于會故鄆見

公至自會無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

元云本或作休

正俗正俗云  
士夫皆曰為王  
夫非也說見經  
元年



告命故獨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

公至自救陳傳無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

傳稱經公王使王叔陳生翹我于晉王叔周

我陵颯周室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

之貳於我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我失夏鄭子

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穆叔覲鄆大子于

晉以成屬鄆覲見也前年請屬鄆故將書曰

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與

必俱受命於魯故經其子使壽越如晉壽越

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且請

聽諸侯之好會更請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

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故孟獻

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秋大雩旱

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



傳每擇之日是也。等而楚人討陳叛故也。討治獲兩故書等而不書早。

曰由今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

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

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

小國而擁其罪人與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根彌篤乃怨而歸罪于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

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

局逸詩也挺挺正直也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言謀事不善當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致賢人以定之

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鄆殺子反公子申及士夫八年之中戮殺

三鄉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爲不可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

也言信成然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

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入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穆叔以屬鄆為

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鄆近魯竟故欲以爲屬國既而與莒

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囊楚子為

令尹公子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

立子囊必改行改行子辛而疾討陳疾急陳近

近之  
下文陳



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

之而後可言曾力不能及陳冬諸侯戍陳備楚

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及公

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季文子卒

大夫入斂公在位在西鄉宰庀家器為葬備

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

重器備器備謂珍寶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

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

乎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

弱來奔華叔秋葬杞桓公無滕子來朝莒人

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十有

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

春秋未嘗書一名桓公三宋華弱與樂轡少相

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優狎親習也子蕩怒以弓

右文夙字  
氏檀宜注亦作夙  
正義引世本云行  
父生夙素宿伯乃



楛華弱于朝子蕩樂繼也張一弓以貫其平公

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

不足以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

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

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我言

射女門女亦當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

以得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鄆鄆

恃賂也鄆有賈賦之賂在魯冬穆叔如邾聘

且脩平平四年魯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

鄆鄆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季武

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卿見大國十一

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於鄭

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

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堙之

環城傳於堞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及杞桓公

卒之月此年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

系經作十二月者杜以為從告也

堞六縣一名脾亦謂之俾倪徐養涉及堞本作堞



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八十年奔萊正與子

邑兵來解圍齊師大敗之敗湫丁未入萊萊

共公浮萊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

四月陳無字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字相子陳完玄孫襄宮

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

鄉遷萊子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七年春郊子來朝夏四月三上郊不從乃

免牲稱牲既下日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費假事

難而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為冬十月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

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

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鄒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

鄭伯鬻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

鄭實為子駟所殺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稱名

稱鄭伯故約文正其名於會上陳侯逃歸

畏楚逃特筆及晉而歸

叔文無萊字云本或作廷萊于那萊字下改刊此行上字蓋初也



**傳** 七年春郊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

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令而後知有

卜茲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

始相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南遺為費

宰費季叔仲昭伯為隧正叔仲惠伯之孫

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小

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李氏所以強

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秋季武子如

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

家多難故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

有癘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將立之代厥辭

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

濡已義取非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譏

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無忌不才

讓其可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與田蘇

石經而下有後字疑行文案正義及曲禮正義我應助風俗通義我引傳文皆無後字

石經本岳本廢作癘是也案說文癘固也與廢通字有別凡經傳廢疾字宋後俗本多作廢



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詩曰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

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恤民

為德靖共其位正直為正正已正曲為直正人

曲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如是則神聽之介

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

宣子朝遂老韓厥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

族大夫師長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緩報非而尋絲栢子之盟盟在成公登亦登

禮登階臣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

君未嘗後衛君敵體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

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除孫子無辭亦無

悛容悛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

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

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謂從者也從順衡而

委蛇必折衡橫也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楚子囊

石經初刻作委蛇  
元委蛇石經初作



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晉會諸侯鄭僖公之為太子

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與子罕過晉不禮焉

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魯公子及其元年

朝于晉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

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

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

而以瘞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簡公生五年

奉而立之子僖公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

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

哀公弟楚人從之為執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鄭

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

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肯君屬楚陳侯逃歸鄭會所

救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鄭

人侵蔡獲蔡公子燹鄭子國桓一人刺其無故

子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

子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

淳熙本閣本  
與之本歲文改定



刑是利本册作

于刑立

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公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至自晉

傳無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

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

故朝而稟其多少鄭群公子以穆公之死也謀子駟

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熈子侯

子丁

辟罪也加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子庚

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

以求婚於晉子耳子良鄭人皆喜唯子產不

順子產子國子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

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

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

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

言焉將為戮矣石經子字增何字後人據俗利妄加也五月甲辰會于刑

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

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

三歲而聘五歲而朝

左傳卷十四

二十



諸侯故使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祭也大夫聽命捷也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捷也大

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

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郕田莒既

魯侵其西界故伐魯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

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

楚子孔子驕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故孔子驕子游子

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濁前曾之不可待北云詢多職競

作羅非人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之多

族民之多違族家事滋無成也民急矣始

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

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

二竟晉楚界上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

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

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

雞澤五年會戚又會戚棟今將背之雖楚救

七年會鄆八年會刑立



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親我無成晉親鄙我

是欲楚欲以鄭為鄙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如

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

鄭四軍謂上中下新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

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枝莫如信

完守以老楚枝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

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多

是非相亂言久欲為政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

謀於路人也不得謀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子

也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曰

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倣而師徒以討亂略蔡

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

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刑丘今楚來討曰

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焚我郊保郭外曰郊

馮陵我城郭也馮迫敝邑之眾夫婦男女不皇

既古志則不得  
據國語云志

索盡  
陸繁附注云  
為率

集



啓處以相救也皇暇也翦為傾覆無所控告

翦盡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

控引也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

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伯孤鄭不敢不

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之曰君有楚命詩見

命亦不使一个行季告于寡君一个獨使也

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

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為明年晉晉

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告將用師

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標有梅詩召南

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

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及及相

赴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今譬於草木寡

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歡以承命何時之

有無遲速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賓

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

受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我先君文

以石經宋本本經本  
淳熙本足利本  
介作介注同本  
文亦作介

討

討



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

藏之以示子孫甸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已

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君子以為知禮形弓之義

義在首君故范甸受之所謂知禮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夏季孫宿如晉五

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

小君穆姜無傳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代鄭而

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楚子

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為

政卿知將有火災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陳畚揭

具緇岳備水器盆盥量輕重

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善守備也

正字通云徹除也九指石經初刻史記河渠志有揭字非未可也

所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善守備也







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成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陶唐氏之火正閔伯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號閔伯高辛氏

之子傳曰遷閔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祀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

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土與孫商之祖也始代商人閱其禍敗之

覺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閔猶數

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公曰可必乎對

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

知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穆

姜薨於東宮大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

始往而莖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

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

之隨震下兌上隨史疑始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

論隨其然也史謂隨非君必速出姜曰亡亡

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

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元體之

古之士相亂如星和鍾以上為七校數以上

艮之八 秘說

今案 出之出東宮

上亡句絕言無出之事是於周易言此艮在周易則隨也

五傳子也

三十一

也按



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

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

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今我婦

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而不仁不

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

謂利弃位而姤姤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

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

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秦景

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

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

使之隨所舉不失選得所官不易方方猶其

卿讓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

於教奉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阜

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韓厥老矣知盥粟焉以為

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



使自佐中軍韓起少於藥廡而藥廡士魴上

之使佐上軍鷹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

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君明臣忠上讓

下競尊官相讓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許秦使矣雖不及晉

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

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冬十月諸侯

伐鄭鄭從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郟從荀

瑩士句門于鄭門鄭城門也三衛北宮括曹

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

上軍從滕人薛人從藥廡士魴門于北門二國

軍杞人鄆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

晉甲戌師于汜眾軍還聚汜令於諸侯曰脩

器備兵器盛餼糧餼乾歸老幼示將居疾于

虎宇諸侯已取鄭虎牢故肆青圍鄭肆緩也

服不書圍鄭逆鄭人恐乃行成與晉中行獻子

以葉抄款文餼作  
餼以意大雅公  
劉為云乃裏糧  
糧是也



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

無成獻于荀偃也恐楚知武子曰許之盟而

還師以激楚人也故罷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

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

矣冒各一動而楚猶愈於戰戰勝聚暴骨以逞

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大勞未艾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諸侯皆

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

服也鄭服故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騑公子發

公子嘉子嘉公孫輒子輒公孫蠆子蠆公孫舍之

子子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晉士莊

子為載書莊子士弱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

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

盟如違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

二大國之間介猶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

之謂以其亂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



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

告墊隘猶委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

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

亦如之亦如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

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

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

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至盟

始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全

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唯鄭若能休和遠

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載書晉人不

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

三門三門鄭門帥之梁北門也癸亥月閏月

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

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

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

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各五日晉各一攻

此說文云依注請為門五日

案石經德字



津次于陰口而還陰口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

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

可傳言子展能守信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

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

生沙隨在成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

星終也歲星十二歲國君十五而生于冠而

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君可以冠矣大夫

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

之裸謂灌鬯酒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

節以先君之桃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桃今寡君在

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

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

備所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子駟將

及楚平子孔子蟠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

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

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



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也質主所臨唯

信信者言之瑞也也瑞符善之主也是故臨之

神臨明神不蠲要盟也蠲潔背之可也乃及楚

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

夫楚莊夫人卒共王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

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輸積聚

以也輸盡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

滯積散在亦無困入不匱公無禁利與民亦

無貪民行禮祈以幣更不用賓以特牲務崇

器用不作因仍車服從給足給行之期年國

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與師謂

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其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春秋經傳集解襄元第十四

文政十一年己丑四月廿九日  
校對

通田屯



春為... 秋為... 冬為... 夏為...

... 乃及...

... 乃及...

... 乃及...

... 乃及...

... 乃及...

... 乃及...



110X  
259  
15